



亂離歌

李行自署

謹以本書獻奉

先嚴宅窆之安

先嚴諱定傳號授廷以民國廿九年庚辰八月初七日壽終興

國鄉寓正寢距生於前清光緒九年癸未八月初二日卯時享壽五十

有八歲遺櫬暫厝興國高興墟松山村老屋場富田崗之陽刻以抗戰

勝利故土重光謹擇三十五年丙戌月日移葬南昌姚灣村

謹誌。

亂離散草目錄

亂離人語(代序).....(一·三)

亂離散記(雜文).....(四·五三)

九江、南昌、吉安、泰和、興國、贛縣、會昌、瑞金、寧都、與歸去來兮。

贛閩行紀(遊記).....(五·八七)

楔子、寧都、廣昌、南城、鷹潭、弋陽、上饒、鉛山、建陽、南平、福州、

鼓山、永安、朋口、長汀、贛州、

嘉陵一勺(抽稿).....(八·九二)

(詳見：拙著蜀道行)

自記.....(九三·九八)

校後.....(九·一〇〇)

亂離人語（代序）

世亂同南去，時清獨北還，他鄉生白髮，舊國見青山；曉月過殘壘，繁星宿故關，寒禽與衰草，處處伴愁顏——司空曙：賊平後送人北歸。

我們這一羣，生活在動盪中。

從大都市流浪到小縣城，小得連一件芝麻大的事都會傳遍了全城。房子卻貴，一間小樓房，每月也得花千把快錢，大有「長安居大不易」之概。我們一家——大小八口，擠在一所房間內，回想到過去的住屋，像公館似的，也不勝今昔之感。

吃用還是有，不過，不十分齊備罷了！但是，戲班，洋盆，酒菜，點心，甚至旅行社的西貢床，都陸續在街上出現，小城市也在都市化了！

各色各樣的人在街上走，也有許多漂亮的太太卷着頭髮塗了口紅，在街頭擺上「委托（！）攤子」了！黃包車腳踏車在這裡也無用處，我也是長袍布鞋，優然銀行行員了！

生活也和過去完全兩樣，過去是振作的，現在是頹廢的，過去是忙得不可開交；現在是閒得毫無事做，沒有地方可以安心看書寫稿子，日間逛逛馬路，不要找的人會在街上碰到，在這條馬路碰了的人，在另外一條馬路上依然會碰到。找到知己的朋友聊聊天，從抗戰談到打麻將，從辦學談到生意經，再無事做，便把「老殘遊記」「自殺的日記」（丁珍著）「雷電雨」（巴金著）之類當作聖經看，晚上再在閃爍的油燈下寫寫雜感和日記，我們的生活倒退了三十年到一百年！

完全是名士派的風度，不拜官，不見府，但地方總只這麼大，熟人又那麼多，說來說去，總是認識的，不過自己不希望去造成這種機會，『遇飲酒時須飲酒，得高歌處且高歌』，一切都在等待，等待理想的人生。

學校裏的教師，每天親自担水，斫柴，洗菜，古老的村莊裡，點綴了這些中山裝旗袍的先生小姐們，正好像演電影在拍外景似的。

撤退船上的五家便有四個大肚子的。上帝也老會作弄人，亂離的時候，老會送小孩來

，爲什麼不把他所要的東西，送過來呢！也許這也是一種隆重的聖誕禮物吧，亞們！

此外，我在檢查日記，往事像電影一般在眼頭掠過，甜密的回憶，刻劃在腦版上，不能忘記，也永遠不會忘記，尤其是那像少年時代的生活，更永遠不會消失。還有，那一幀幀的照片，從襁褓到成人，從個人到團體，保持住了我的青春，喚起了我的憧憬，我還需要在亂離中建立未來的美麗的遠景！

什麼東西都漲價，只有書便宜，讀書的人也跟着不值錢了！過去的社會，在「萬般皆下品，惟有讀書高」的氣息下，形成了讀書人超然的地位，如今才發覺「百無一用是書生」，「書生無用論」也就高唱入雲了！好在書生本色是生成一幅窮骨頭，硬脾氣，我也就在這種意味下閉戶讀書，想寫成一兩本書（內定的有行政管理和綜合會計兩種），可不管它覆紙也好，糊壁也好，大局膠着，也可就此苟安朝夕也、這也就是亂離生活的寫照！

三四、二、一八、寫於會昌

亂離散記

三四、二、一八、寫於宜昌

一、九江回憶

「書」
潯陽江頭夜送客，楓葉荻花秋瑟瑟，主人下馬客在船，舉杯欲飲無管絃，醉不成歡慘將別，別時茫茫江浸月——白居易：琵琶行。今本琵琶行首句無「月」字，實主

一向飄流在外頭，自從在故土出生而後。在故鄉以外的居留地，第一個是武穴（湖北廣濟縣屬從民三至民九）第二個便是九江（從民十至民廿六），襁褓到小學階段的憧憬，都消失在模糊的回憶裡，只有這匡山棠水的潯陽，我在他的孕育中成長，九江已經是第二故鄉了！這還是未經離亂以前的九江。

江濱的泊岸，築成了堅實的碼頭，鄰近河岸的水中，卻橫泊着招商太古怡和和日清幾家公司的躉船，躉船和碼頭之間，平鋪了寬厚的跳板，工人們都在「吭嚨」「吭嚨」地搬

運貨物。泊岸之上，有一排油綠色的鐵欄杆，襯着綠色的草茵，綠色的樹林，益發顯出清秀可愛的背景。馬路都是用紅砂的鵝卵石築成，還點綴有電線桿子，靠背椅子，和一些應有的佈置。人行路都是用水門汀修築的，緊接着一幢幢洋房的圍牆，領事館，洋行，以及俱樂部，網球場之類的建築，把這個出納之口的九江，點綴得有點像大都會——這就是舊英租界的一個輪廓。（九江縣清咸豐八年闢為商埠，十一年（一八六一）闢作租界，民十六年（一九二七）二月收回，先劃為特別區，後改濱江 浦廬山等路）。

從龍開河起一直到西門口止，靠江的一條馬路，過去的英租界，現在是濱江路。與濱江路平行的一條馬路，也是舊租界的範圍，英國巡捕房，日本領事館和洋行，俄國領事館和洋行，都在這條馬路上，叫湓浦路。這兩條馬路的垂直綫還有一條馬路叫廬山路，成于字形，一直可以通到西門外正街的大中路，也就是商業最繁盛的一條馬路。商舖之間，常有些「里」份，係北平的胡同，上海的弄堂，我們住的，起初是承德里，後來是豫寓新居，父親的舖子——友成銀號——都在這條馬路上的行素里。

廬山路通過大中路曲折轉灣，經過新壩到萍廬公路，是上牯嶺的大道、新壩附近的老馬渡，是裕生火柴廠的廠址。在新壩的盡頭，有汽車公司，車通到蓮花洞，再由蓮花洞坐橋上山。在這條馬路上，有甘棠公園的第五師紀念塔，更前到十里舖有周濂溪墓，再前行有暨南大學伍詠梅小姐公墓，和俞烈士公墓。蓮花洞還有「都洋人」別墅，這些，常常是我們春遊的目的地，它的印象還不曾完全消逝在回憶中。

由大中路更西行，經過橫跨龍開河的鐵橋，這鐵橋是美商洋行承造的，橋上修建將竣的時候，遇見山洪暴發，一度冲毀，最後到終於落成了。過了鐵橋，便是萍萍鐵路的车站，這是借口債修築的鐵路。從九江車站開了一段路便是久興紗廠，這是張謇公陶家瑞們租用美國的機器，開設的紗廠，後來還加入漢口市商會主席黃文植（南昌人）的資本，父親和揭氏兄弟也曾一度經辦這廠的營業部，供花銷紗，算是助長了江西僅有的機械工業，在久興紗廠的發電廠的江濱有琵琶亭，這是江州司馬白居易作琵琶行的所在，現在只剩一棟破廟，空爲歷史的陳蹟吧了！

由大中路轉向東行，便是城內了、城內有胭脂山，山有胭脂亭，登臨遠眺，全城在目、都督府，小喬巷，相傳都是周瑜的遺跡，都在城裏頭。

出北門沿河北行至鎖江樓，舊稱天塹，一鍊可鎖，樓建於明萬曆十三年，民十四年重修，九江光華中學在焉。更前行至金鷄坡，砲台壘壘，爲李督_劉鈞起義討袁發難地，沿江砲壘均一八七五年製，沿途有大砲十八尊，有八尊係一八六一年造，一尊係光緒二十六年造，餘不詳。再進則爲洋油地，美孚油庫在焉。

舊有城，城拆後爲環城路，轉入蓮花池，舊爲第六師範校址，前行至孝子坊，舊爲第三中學校址，二校合併稱九江中學，蓮花池爲第一部（男生）孝子坊爲第二部（女生），旋辦高中，在城內考棚設第三部，小教場設第四部。嗣九江中學改稱省立第四中學，（女生部改稱省立第三女子中學）又向教廳呈准撥前贛督鄧如琢花園爲校址，新建齋舍，背匡廬峯，面甘棠湖，經長堤，穿圍牆，風景清幽，與教會學校同文中學隔湖遙峙。甘棠湖的長堤以北，有烟水亭宛在水中央，傳說是周瑜練水師處。南門有能仁寺，寺邊有塔，儒廟

女中諸立師範在焉，更前進，活水醫院附近有大教場，這是公共集會的所在地。

我在九江居留過的時間，超出十年以上，我在這裡度過了中學時代的生活，除了在學校裏做通學生而外，家裏還聘有中英文先生，夜間補課，這樣，才勉強奠定了治學的基礎。

要說到我進學校，我先得感謝世伯余君，他禮聘了兩位先生，一位教中文，一位教英文，教授他的兒子和我，這樣的四年，（從民十二到十五年）一直等我們考進了中學，還繼續補習了六年的國文——一共是十年。其次又得感謝父執唐君，由於他的開明的頭腦，要我們去考中學，這樣我們才一直讀到大學。要不然，我們也許是面團腹使的銀行家，雖然，學問和事業，現在並無成就，不過那樣却會比現在更差些。

教家塾的先生——曾先生厚望，光緒廿六年進士，從四書到五經，從韓文到杜詩，這樣地教誨了十年，等我們考取了大學，他也告老回家了。我在大學時曾作春申懷業師詩二首，他老人家也回了我兩首，我都收抄在半僧詩存內。我曾親自到鄉下看他老人家一次，送了些水菓；在省政府服務以後，又寄了些白木耳他老人家吃，並附以詩云：

十載層門許接茵，遠離絳帳入風塵，傳薪立雪心猶在，破浪乘風志未伸，幾度詩笺來復返，敢呈節敬薄還真，桃源洞口渾猶識，不及乘槎再問津。

他老人家也回我一首詩：

幾年上舍列重茵，直上扶搖竟快塵，化雨無才慚已往，乘風有志許終伸，理財精密超人遠，餽物頻繁愛我真，猶記伏時將食品，梨桃餘味尚津津。

這時，父親是在余君的銀號裏做副經理，從民國十年起，一直到二十六年，這銀號結束為止。他老人家秉性孝悌，一生忠厚，撫諸姪如已出，父族母族妻族，皆力拯之，使無凍餒憂，而且樂天知命，不事積聚，當四十八歲時亦曾賦詩明志云：

知命之年欠二年，依人作嫁似神仙，閒來攜婦觀山景，暮近扶兒玩水邊，飯罷尚貪攻塊酒，茶餘還嗜雪茄煙，八閩麻雀消秋品，多讀詩書少愛錢！

當時和章紛集，曾錄爲「體虞詩錄」一集，可是「孚廬自傳」與「商場迴憶」，我都保存着，但這本詩集，卻不知如何失卻矣。

當這所銀號歇業時，我已經畢業大學服務省府，便在廿六年的三月，遷眷回鄉親承色養。過了三個月，抗戰開始，住所播遷無定，誰知這一段萍陽江頭的生活，竟成了亂離散記的前奏！

二、南昌故郡

南昌故郡，洪都新府，星分翼軫，地接衡廬，襟三江而帶五湖，控蠻荆而引吳越，物華天寶，文光射斗牛之墟，人傑地靈，徐孺下陳蕃之榻，——王勃：滕王閣序。

到南昌來的人，都要問起滕王閣，但滕王閣兩經回祿，章江門外的遺址淪爲水上公安局，空留「大江東去」等字樣的牌樓在那裡。

關於滕王閣的沿革，楊綽庵氏曾輯有滕王閣攷初編，以閣爲唐滕王李元婴都督洪州時所建，王爲太宗之皇弟，以元澂三年遷蘇州刺史尋轉洪州都督，至其受封則在貞觀十三年六月丙申，閣當係元澂四年創建，時已轉任閬州刺史。上元二年，都督閻公伯嶼重修閣成

★以九月九日大宴賓客，囑乃婿吳子章豫爲之序，而王勃過此作序，開乃以顯。

自己雖然是南昌人，卻很少在南昌住過，小時到南昌來，總要舅父帶我去玩「洋街」（是指租界，在九江，玩洋街然等於逛公園，）但他只帶我到些鬧市的洗馬池，翠花街，至多到萬壽宮去玩罷了！

據說，南昌的城牆是漢朝時代灌嬰所築，後來已經拆去，城基也改作環城路，委員長在南昌剿匪時，行營便設在百花洲的圖書館裏。市區的馬路也一一建築起來，城內的北壇自不必說，幾乎一直延展到青雲譜的烈士墓邊。仲熙在上海的電影院裏，看到時事影片關於南昌的馬路時，也認爲並不次於上海哩！

南潯鐵路由九江開到南昌，是牛行車站下車。以前係坐輪渡到章江門，後來便修築了中正橋一直可以坐黃包車過橋來，不久浙贛鐵路也接到了南昌，有南站和北站，此外水路可通吳城，公路可通吉安，南昌已經是四通八達的都市了。

百花洲在東湖邊，有一棟很宏麗的圖書館，就是委員長駐節剿匪時的南昌行營，洲上

還有冠豸亭和科學館，地以人傳，百花洲也在剿匪戰役上留下了勝利的史頁。

公園也有幾所，大成公園給中央銀行購用了，豫章公園，省黨部和中山紀念堂都在裏面，中山公園，即舊百花洲，現綏靖公署設其地，湖濱公園就空地修構，音樂教育委員會之演奏堂在焉。

城北，舊稱沙窩，今劃爲住宅區，富麗堂皇的洪都招待所，勵志社，均係新建，美輪美奐氣象一新。

城南有繡金塔，聞塔頂係鑄金，法國醫院即在附近。

省政府在明德路上，原名培德路，爲紀念朱主席培德，因其謙辭，故易今名，我在省政府工作時，已經換了熊主席式輝了。

那時，父親在九江開的店子，因爲經濟不景氣而宣告歇業了，我在大學畢業以後，便應省黨部純錦（叔炯）先生約聘，在勸主任治乾主管的統計室工作。一出校門便拿委任十級生活很可以過得去，父亦勞止，乞可小休，所以我們的家便計劃全部南遷了。經過了

看房子搬傢具，這樣的勞碌了二十多天，在二十六年的三月才全部搬回了南昌。

房子在廣潤門外香港口的三十一號，是中式的也頗有點風緻。門口橫嵌着「光風霽月」的石版「雲淡風輕，星稀日朗」「花香鳥語，水秀山明」和「讀聖賢書，行仁義事，立修齊志，存忠孝心，」「蘊智成囊含明作鏡，種德類樹，養心若魚」的對聯，都是油漆現成的。大門上還有「德門膺厚祉，仁里共長春」的方聯，這算是我們在故居中的客居。一座公館似的房子，十幾只書箱排在一間書房裏，當作一排壁頭似的。除了在省政府工作而外，曾一度並任傷兵管理處會計室稽核和省府整備科科員，此外還兼任了商會夜校的夜課。不謹是兼課，幾乎校務行政都是我在贊助主持，奠定了我日後從事文教事業的興趣，在商會的後面便是江西福主許真君的萬壽宮。

暨大江西北校友學術座談會，按週地輪流召集着，常在一道的同學和朋友是簪初伯午正芬，我還常常到正芬主管的工廠幫忙會計設計事宜，又和靜如溫谷計劃組設政訓處的計劃。如果由南昌坐汽車，經過飛機場，到青雲譜也是一個名勝，有五株桂，有烈士墓，更

前進到瓜山，下車走二十里路，便是故梓的姚灣村了。

如果沿着贛河大江，距省城四十里、下面的石岐萬，上邊的月池熊，都是大姓，只是廣豐園內周圍幾十里，有巨富的黃文植；南昌姚氏十四村，也有名醫的姚國美，卻不會出過大學生。所以我在大學畢業，村子上特地演戲歡迎。終於有一位族人也追蹤讀書，現在已經在成都四川大學畢業了。之後，我也把第一個月的薪水捐修宗祠，這一舉動，喚起了一位族兄的共鳴，他獨自以自己的金錢，自己的精神，去從事本族新村化的工作，這一工作一直到南昌棄守才停止，而一個理想的新村，也在敵人侵略之下摧毀了！

「八、一三」的戰事發生後，第二天南昌城區便遭受了轟炸，記得那天正是第二屆商人節，商業學校第一屆畢業生也正舉行典禮，就從這時起，我們便燃起了戰爭之火，開始過着抗戰的生活，第三個孩子也是在這種氣息之下誕生的。在這以前，我有過二個女孩，女孩在舊社會老不會被人重視的，我當時曾有詩云：

平生萬事居人後，豈獨怡情得子遲，拙室也曾三弄瓦，慈親猶得兩含飴，只求有福堪